



“八月秋高风怒号”“白云千载空悠悠”“清明时节雨纷纷”“有梅无雪不精神”。古典诗词对气象景观的描绘异彩纷呈，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的观察认知、生活体验和情感态度。毛泽东诗词涉及风、云、雨、雪等意象的句子也不胜枚举，这些意象既是自然物象的表现，又是时代风云的象征，体现了毛泽东对人生的细致体悟，对时势的敏锐洞察，对社会的深刻把握，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些诗句或直抒胸臆，或深沉含蓄，或赞赏有加，或极力贬抑，生动形象地抒发了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奋斗精神和英雄情怀。

一年一度秋风劲

风，是流动着的空气，难以捉摸，正如清代诗人江湜《彦冲画柳燕》所写：“柳枝向西又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无本质不上笔，巧借柳枝相形容。”毛泽东把风刻画得风姿绰约，风味十足。“风卷红旗过大关”，寒风翻卷红旗，跨越雄关险隘，神采飞扬。“风烟滚滚来天半”，敌人部队大举进攻，甚嚣尘上，面目狰狞。“钟山风雨起苍黄”，渡江战役狂飙突进，摧枯拉朽。“风起绿洲吹浪去”，毛泽东在岳麓山上极目远眺，和风吹起橘子洲上的层层绿浪，直向远方滚去，有模有样。“帝子乘风下翠微”，清风让美丽仙女从青翠微茫的九嶷山峰峦飘然而下，实实在在。

风，有春夏秋冬的四时风。“春风杨柳万千条”是春风拂面；“热风吹雨洒江天”是夏风阵阵；“一年一度秋风劲”“秋风度河上”是秋风袭来；“风展红旗如画”是冬风凛冽。风，也有东西南北的四向风。毛泽东诗词没有直接写东风和南风，但多处提到了西风和北风，如“西风烈”“红旗漫卷西风”“西风漫卷孤城”“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征马嘶北风”。强劲秋风和猛烈西风充满挑战，也更能磨砺意志。



汪建新

毛泽东诗词中的风云雨雪

最典型的是“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初稿曾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修改之后更能凸显毛泽东为革命事业而“凭割断愁丝恨缕”，绝不沉溺于儿女情长的英雄本色。风不会独往独来，如“赣江风雪迷漫处”“风雨送春归”。而“风”“雷”组合最多，如“一从大地起风雷”“五洲震荡风雷激”“风雷动，旌旗奋”“风雷磅礴”“一阵风雷惊世界”，风助雷霆万钧，雷促风生水起，这是自然造化的合力推动，更是社会运动的迅猛发展。

白云山头云欲立

云，形形色色，姿态万千。毛泽东诗词中的“云”意象具有丰富的意蕴与情致。“云开衡岳积阴止”，连日来的阴云寒气一朝消散，岳麓山青峰绿树豁然开明。“云横九派浮黄鹤”，毛泽东登临庐山，向西远眺长江，恰如李白诗句“碧水浩浩云茫茫”，而武汉三镇展翅欲飞。“五云山上五云飞，”西湖五云山五彩云萦绕山顶。“九嶷山上白云飞”，汉武帝刘彻《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后人常以“白云”比喻思念家乡亲人。九嶷山是湖南名山，早在延安时期，毛泽

东就不无惋惜地说过：“我是湖南人，却没有去过九嶷山。”“彩云长在有新天”，彩云象征吉祥如意，表达了毛泽东对现实生活的美好祝愿。

云，虚虚实实，变幻无穷。“千载长天起大云”，寥廓天空乌云密布，喻指历代宦官专权把朝野搞得乌烟瘴气。“采采采孤景，日落衡西”，好友易昌陶病亡，如同太阳在岳麓山的云层之中陨落。“秋收时节暮云愁”，收获季节却暮云愁苦，象征广大农民饱受压迫。“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国内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天高云淡”，六盘山顶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预示红军长征胜利在望。1962年生日那天，毛泽东有感于国际局势动荡复杂，专门赋诗《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浓云之上还有大雪压顶，更凸显隆冬的严寒森冷，形势严峻。

王勃《滕王阁序》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云可用来抒发远大之志。“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意欲和杨开慧比翼双飞，直上云霄共同奋斗。“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顶的云朵愤然而起，凌空挺立，表明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四海翻腾云水怒”，云、水可以互相转化，此处指怒潮，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的抗争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久有凌云志”，毛泽东始终信念坚定，壮志凌云。

红雨随心翻作浪

雨从天而降，常给不同人以不同感受。黄庭坚有诗谓：“三雨全清六合尘，诗翁喜雨句凌云。”杨万里亦有：“诗人长怨没诗才，天遣斜风细雨来。”毛泽东也从雨中获得不少灵感与情思。“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夏日阵雨之后，斜阳又出天宇，关山草木苍翠欲滴，营造出一片崭新天地，真乃“风景这边独好”。“雨从青野上山来”，夏雨骤降，雨从碧绿的原野直飞向岳麓山顶，颇有几分情趣。“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北戴河巨浪翻滚，似有要淹没苍天之势。“红雨随心翻作浪”，春雨随着心意翻作波浪，这与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凭阑静听潇潇雨”，化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其意颇似东林书院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天祥《过零丁

洋》写道：“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祖国山河像风吹柳絮飘散得七零八落，个人生涯如同雨打浮萍折腾得动荡不安，雨象征着苦难。“烟雨莽苍苍”则意味着时局险恶，淫雨霏霏，如烟似雾，使天地间一片迷茫，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泪飞顿作倾盆雨”，革命成功的捷报迅即传来，喜悦、自豪、欣慰之感油然而生，心潮翻滚，泪飞如雨，倾泻而下。这泪雨承载了太多情感，正如周恩来所说：“‘泪飞顿作倾盆雨’，是嫦娥之泪，吴刚之泪？还是作者之泪？是普天下革命人民洒下的倾盆热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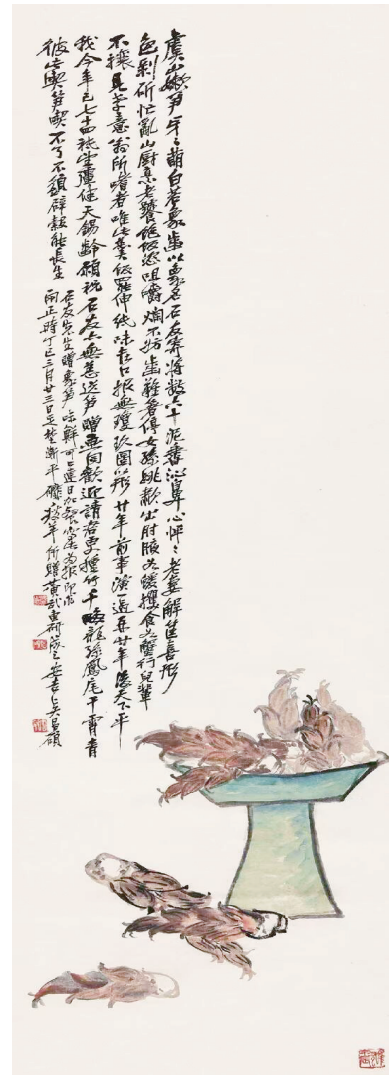
更喜岷山千里雪

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过各种气候条件，但他的军旅诗词写得最多的是雪和雪天。“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寥廓天空，疾风卷雪，“情更迫”三个字力透纸背，恶劣环境挡不住英雄红军，顶风冒雪行进的心情更加急切，这是一幅威武雄壮的雪里行军图。“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喜”二字，把藐视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和

乐观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念奴娇·昆仑》描写了“横空出世”的昆仑山高寒多雪的壮丽景色。“飞起玉龙三百万”，绵延起伏的雪峰像千百万玉龙在飞舞。“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使他深深忧患起人类的命运，意欲“倚天抽宝剑”将其“裁为三截”，进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宏大抱负。《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激发起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豪情。“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思接千载，对古代英雄人物进行评论，最后吟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绝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咏雪的热情一如既往。“雪花飞向钓鱼台”“洞庭波涌连天雪”，是对钱塘潮水以及洞庭湖波涛浪花的一种形象比喻。《卜算子·咏梅》不是咏雪之作，但“飞雪迎春到”一句便道出了雪作为春天使者 的风姿与神韵。“雪压冬云白絮飞”，用漫天飞雪反映当时国际斗争异常尖锐。“梅花欢喜漫天雪”，这“雪”是严酷的环境，是严峻的挑战，是激烈的鏖战，对以梅花自比的毛泽东来说，不啻于激发昂扬斗志的兴奋剂，无异于“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此后，毛泽东诗词中的雪意象气势有所减弱，如“一篇读罢头飞雪”“鬢雪飞来成废料”，指的都是白头老，虽有“飞”的动感，无非表明衰老过程之快，“悲”有余，“壮”不足。但就总体而言，他笔下的雪灵韵十足，意境高远，令人回味无穷。



吴昌硕先生78岁时，给他的至交、书画家王一亭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风波即大道”，下联为“尘土有至情”，这副楹联是对好友的寄语，也是吴昌硕自己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切感悟。

下联“尘土有至情”，尤其值得回味，这里的“尘土”，一是指尘世间，二是指卑微的人物。就像吴昌硕自己极钟爱的一方印章上刻的四字：“道在瓦甓”，认为艺术的真谛就藏在那些最普普通通的人和事物里。后面的“至情”两字体现的一是情感的浓度，情到深处；二是情感的纯度，不带任何功利性，是一种更强烈、更深沉、更博大的爱！

吴昌硕先生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三子吴东迈在一篇“吴昌硕生平”的文章里面写一到一则轶事。吴昌硕客居苏州时，有一次访友归来，在一个废园子里避雨，遇到一个卖酒的老人，两人聊得很投缘，当老者知道他是画家时，胜向他求画，吴昌硕爽快地答应了，

尘土有至情

陆绍阳

而且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避雨废园卖浆者索赠》：“飘风千家雨，流霞一棹春；鬢非无尽白，花已近前曛。云静思良友，山寒坐逸民；武陵祠里见，君亦古之人”。虽然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但吴昌硕却对他谈吐中流露出的古风大加褒扬，感叹不求闻达且道德高尚的人在民间大有人在！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可以感受到 大画家的情怀。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的郭吴村，七八岁就帮父亲下地干活，这种耕读的生活使他 对劳作，对乡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份感情就一直藏在他的心中，就是后来声誉日隆，独坐甬汉时，也丝毫不曾减弱！他从不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到老也是称自己为“一耕夫来自田间”。

生长在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少年时，就经历了离乱的苦痛，饱尝世态炎凉，这使他对人间真情尤其珍惜。他在跟后辈的聊天中，经常会提起一件旧事，当年为逃避清兵，以野果、草根、树皮充饥，导致全身浮肿。有一次路遇清兵，他拼命跑到一条河边后，就实在迈不动脚了，一个老农见此情景，背起他蹚过齐腰深的河，两人躲在山坳里，老人见他四肢无力，知道是挨饿过久的缘故，就冒险回去挖出藏在地下的一罐盐，分给他一半，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事过几十年，他不断地提及这包盐，要晚辈学习那种患难与共，互济互助的精神，尘土有至情，他对贫苦人终生保持着敬重！1925年夏天，湘灾书画救济会向书画界收集作品，吴昌硕当时肝病甚重，难受的经常夜不能寐，但他还是强撑起病体作画捐赠，吴昌硕一生自奉节俭，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极为慈善。

吴昌硕的画上经常有题画诗，那些故乡的山水植物瓜果，记忆中的乡音乡情乡俗，不断地被他咏之，颂之，不论是和父亲一起“赤手把长铲，种竹开茅堂”的自然之趣，还是“一片雨声茅屋底，胜他烟雾起江山”的景致；或者借咏

扁豆花来表现自己不羡慕富贵而向往乡村生活的“最忆江村新雨后，听人闲话晚凉天”；秋风起时，他直抒道：“佳雨层台非所赏，秋风茅屋最关心”；见到流民四处乞食，他痛在心里：“丰衣足食谈何易，回首幽齐水一方”，看看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诗句，不是简单的一句“物离乡美”，就可以解释的，若无躬耕田间，“直探造化根”的精神，没有对平头百姓的辛苦有切身的体验，哪会写出如此情意笃永，时刻牵挂的诗句呢？艺术的动人之处，就是要把你 对人对、对故土的热爱，传递给那些看你作品的人，艺术随情而萌生，情借艺术而挥发！

现在的人写不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画家画不出有大情怀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正在逐渐丧失对痛苦和悲伤的感受力，它已经逐渐被仪式化的、游戏化的场景替代，什么都变得不痛不痒，导致了我们的作品表面上看上去很艳丽、华美，但实际上陷入了“繁采寡情”的境地。你没有对弱者的同情心，没有对不平事物的呐喊，没有对美好事物的歌咏，作品就很难抵达人心！

有一次，齐白石的友人问他：“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齐白石回答道：“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得？”“蔬笋气”三个字，齐白石实际上是在强调一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浅显的道理，你要描绘一个事物，不但要熟悉它，而且要化身它的一分子，一个艺术家要永远铭记的是，最贴近泥土的地方才叫生活，只有在那个地方扎下根去，艺术之花才能盛开！



江石丰饶之地，自信风景独好，说不尽名山胜水，道不完文化遗存。如果不是一场跨越世纪、跨国界的考古发掘，怎也突显不出这个滨湖小县——万年。

“野稻驯化起于是，烧土成器始于斯，刻符记事源于此，物食易换发于兹”。万年的神奇要从万年前说起。

万年呈三角状盘踞于赣东北、濒临鄱阳湖，处怀玉山西段北麓向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丘陵、岗地间穿插着盆地。

“万年”两字取得任性，有两种说法广为流传。一是明正德年间析鄱、余、乐、贵池徽之地设县，以县治于万年峰之阳而得名，听起来顺理成章。二是明正德初年，王浩八姚源农民武装起义抗租抗税，鼎盛时期起义军队伍有数万之众，活动范围扩展到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省，最后兵部尚书陈金“总制江西、福建、浙江诸省军事”，并“起调两广狼兵”，才勉强将王浩八起义军镇压下去。为了防正“祸匪重起，兵乱再生”，明王朝于正德七年“析余干、鄱阳、乐平、贵溪四县边徽之地立县”，县府就设在余干的万年乡境内。由乡繁衍至县，“万年”，又顺应了当朝“大明江山万万年”的企盼，万年县名当由此而来。

1912年属江西省，1914年隶弋阳道，1927年复属江西省。1949—1950年先后属鄱阳、乐平、浮梁专区。1952年属上饶专区。1961年县人民政府迁驻陈营镇。1970年属上饶地区，2000年属上饶市。

时光流转，在后人的分辨中，“万年”也被一方百姓执拗地叫了500年。一度，万年与500年，这数字上的落差让这方百姓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跌宕。直到世界级考古洞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仙人洞遗址位于万年县大源盆地小河山山脚，吊桶环遗址则是一高出盆地约60米的溶蚀性岩棚，坐落于仙人洞西南约800米，因岩棚形似一吊桶

环而得名。

上世纪90年代，人们通过对两遗址的多次发掘，确凿无疑地揭示了两洞穴遗址有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完整而清晰的地层堆积。遗址中发现栽培稻植硅石，距今12万年，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同时，中美不同的实验室对出土陶器进行了测年，时间确定为2万年，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成为现今世界已发现最早的陶器遗址。2016年，万年县仙人洞一吊桶环遗址写进了全国初中历史教科书和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仙人洞一夜之间成为“先人洞”，吊桶环也仿如史诗般雄沉、古朴的文明之门。洞里藏着蓝色的梦，门底下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空气中可以嗅到从遥远的地方弥漫而来的气味——原始的、火热的、嘈杂的……

熟悉又陌生，古老而新生。

绵亘的万年历史，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雄才英杰。农民起义领袖王浩八高举“劫富济贫，安民除暴”旗帜，抗击官府横征暴敛；宋代名医丁和走遍名山，采集百草悬壶济世，拒绝皇帝敕封甘为一介布衣；王刚中夜闯帅帐，慷慨激言；李伯玉直诉奸臣贾似道，义正辞严……

古代中国，文采和官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元代礼部尚书李思衍和他的《鬻孙谣》发源于悠悠万年河畔青云镇史桥村，村里的御史坊记载着他的历史。“白头老翁发垂领，李孙与客摩孙顶。翁年八十死无恤，邻女孩童困饥馑。去年虽旱犹未熟，今年飞霜先杀菽。去年饥馑犹一粥，今年饥馑无余粟。客谢老翁将孙去，泪下如丝不能语。零丁老病维一身，独卧茅檐夜深雨。梦回犹是候怀孙，县吏催租正打门。”诗句催人泪下，其感染力之深，可与《石壕吏》《卖炭翁》等名篇相媲美。

也有弃官回乡反而成就一代名儒的南溪先生柴中行。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宗皇帝的恩师，柴中行平生坚持正义，不畏权势所曲。年老时曾在南溪讲学，著有《易系集传》《书集传》《论语蒙童说》等，与弟中立、中守讲学南溪书院。饶雪、汤干、汤巾、汤中、汤汉皆出其门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或许万年人的刚正不阿血脉相传。近代，这块

我从万年来

吴树俭

土地涌现了大批为了救亡图存前赴后继的革命先驱。追随孙中山多年、曾任孙中山帅府秘书的周道万，铁骨铮铮好儿男黄士彪，戎马一生的将军黄玉庭，以及跟着方志敏、邵式平闹革命的富林子弟兵。

推动万年历史滚滚向前的，是大儒、英烈的身影。

文化的种子，红色的基因，鼓舞激励着万年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加速发展。

万年贡米原名“坞源早”，为一年生水稻，早在南北朝时便有栽培。明正德年间，成为贡品，此后遵旨“代耕耕作，岁岁纳贡”。2000年，万年县挂牌成立了万年贡米集团有限公司，后经过企业改组，“国米万年贡”成为央视上榜品牌，获国家地理标志。

“中国淡水珍珠看江南，江南淡水珍珠看万年。”万年享有“珍珠王国”的美誉。经历了上世纪产业衰退的阵痛，重启“珍珠王国”神话的构想摆在了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的案头。

传统产业带动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万年精心培育食品、纺织、电子三大产业集群，完善产业链，促进工业经济强筋壮骨。一个新生的城市正蓬勃而出。

我们从哪里来，没有远方，就没有近处。

万年，有多远？这个关于时空距离的词汇，更像是一条血缘、日子、文字、物理的线路。万年，并不远。在中华文明史边缘化的南方，万年，这座仅500年的城市绽放出抢眼的光芒。

（作者系江西省万年县委书记）